

## ■玉渊杂谭

## 冰书挑战, 欢迎正面的互联网面孔

文·句艳华

“冰桶挑战”余温尚在,最近微博上又从脸书(Facebook)“引渡”来了“冰书挑战”这样的互联网游戏。其方式借鉴自“冰桶挑战”,即被点名者需要列出对自己有过影响的十本书,并且继续点名十位挑战者,将书单循环列下去。

这个小活动、小游戏不花钱,不费力,参与门槛不高,只要你略读过书,有一点精神生活,列一个书单不算什么难事。所以这一阵已在网络上看到不少书单,有社会名流的,也有普通网友的。前者的书单具有一些示范和推荐作用,自然能起到一些刺激读者阅读欲的作用,而且顺便的,我们还从中“窥探”到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偏好和阅读兴奋点,也算一种雅趣。从后者,我们还能对一代人的青春读物得

到一些抽样性了解;一些年轻网友还兴致勃勃地怀念了自己的阅读往事和感受,显然是书香扑鼻,温馨至极了。

当然,也从中看到一些年轻人甚至列出了“新概念英语”“GRE单词”,乃至中学教材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书名,但不妨将其看做一种对应的负面现象,也算是这个游戏的收获之一吧。此外,一些媒体和机构还打出了热情的宣传牌,昭告广大网友,他们将代刊登大家列出的书单,以为读书推波助澜。

接力列书单,谈不上是什么粉墨登台的大戏,要说意义有多大,难免浮夸矫情,但也不应看不上这样的小手笔。其实文明不仅是大气象,更见于小细节,尤其读书这样的事,涓涓滴滴、长长久久的渗透和

积累比运动式的暴风骤雨更为有效。

网络时代改变了生活方式,一个喜好纸质书的人并不比爱电子书的高雅,只要是真求知,形式是次要的。古典文学中,文人聚在一起喜欢互相吟诗互答。《红楼梦》中青少年男女们赏花吃酒时,不就喜欢来个什么“女儿悲,女儿愁”之类的酒令遣兴么?倒觉得这个“冰书挑战”很有几分令子的意味,不过是媒介、内容、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古典有古典的方式,互联网时代有它自己的玩法,这都需要我们去适应和顺应。

一直还想表达一点看法就是,国外的推特、脸书上常会出现一些类似这样立意美好、启人向善上进的小创意和小流行,比如美国80后青年在纽约街头坚持三年拍摄陌生人并采访他们的人生故事,比如时隔

多年摆同样姿势、穿同样衣服重拍老照片等,完全超越国内人的思维结构。而我们的网络上,即便出发点良善、正义,也多以奇、丑、伤、痛来掠夺人的同情,压榨人的道义感。这个问题可以做一篇大文章,此处也不多述。

简单一句话,设想“冻死人”这个话题假如放到国内来做,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极其压抑悲伤的黑色故事、催泪大弹,出镜的绝对是一个个“冻死人症”病人而非捐助者的轻松“自虐”,场面大家可以自行想象;在读书问题上,我们早已习惯了互相谴责,但“冰书挑战”却只是布道式的传播和分享。这两种方式都让我们感受到别样的温暖和光明,——网络不只是,也不可能永远是泄愤基地和反骨利器。

## ■桂下漫笔

## 慈禧是个“女汉子”

文·胡一峰

那些内心强大、行事果断的女人如今被称为“女汉子”。中国传统女性向来以内敛柔弱为美,但也出了不少“女汉子”,首屈一指的当属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。

1861年,慈禧和她老公咸丰皇帝一起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城,后来,咸丰死于承德避暑山庄。小皇帝登基后,慈禧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。直到1908年去世,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,她是中国政坛的实际决策者。关于慈禧早年的情况,私家野史多有记载,但大都为八卦传闻,包括一些老外,也有意淫之作。就连末代皇帝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都误以为他这个太后奶奶人官时是“官女”。实际上,慈禧是以“贵人”身份入宫的。五年后,连升三级,变成了“懿贵妃”。这与她生下皇子,延续了大清龙脉有关,但皇子可不是想生就生的,怀上龙胎的前提是得到皇帝宠幸。

慈禧自己曾得意地说,“人官后,官人以我美,咸妒我”,其实,和大多数女人一样,在内心深处总喜欢把自己的成功归于美貌,实际上,兰贵人能在后宫佳丽中脱颖而出,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容貌,性格机敏,遇事有见识才是更重要的原因。

话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时,咸丰帝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,军机处奏报一到,皇帝痛哭不止,当时的皇后,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,也和妃嫔们哭作一

团,只有慈禧冷静地说:“事危急,环泣何益?恭亲王奏明决,乞上召募应会之策。”可见她不让须眉之处。

咸丰驾崩后,遗命八位大臣辅佐朝政,领头的肃顺傲慢不逊,慈禧与小叔子奕訢联手,一举将其击溃,开始了垂帘听政的人生,也开始了从后宫“女神”向政坛“女汉子”的变身。

若仅以权力而言,史上可与慈禧匹敌的,至少还有吕后和武则天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,将吕后列入“本纪”,并给她打了高分。不过,在慈禧看来,吕后却过于糊涂,因为在当时形势下,武将多为刘邓集团的人,吕后根本无法掌握实权,封再多的吕姓王公也是没用。或许是吸取了历史教训,垂帘之初,慈禧的干部路线极为务实,只要有利于维护统治,满汉之别也可搁置,她放手使用汉人,连军权也下放给汉官。同治四年,也就是慈禧实际掌权四年之后,全国地方大员几乎全部“汉化”了,15名巡抚全是汉人,10名都督中除湖广都督官文外也全是汉人。

垂帘之初的慈禧注重总结历史教训,把张居正的《历代帝鉴图说》作为必读书,对《海国图志》《瀛寰志略》等介绍新知识的书也很有兴趣。她又让翰林院把列朝祖先的“实录”、“圣训”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史事,编纂成一册“可法可戒”的专书,名为《治平宝鉴》,作为“隔帘讲”的教材。

同时,她还告诫臣子不可阿谀奉承。同治元年,



从慈禧的眼神中,我们是否能感受到几分“女汉子”的神采?

翰林院结业考试,有人在文章用了“女中尧舜”这样的词儿,慈禧不但高兴反而认为此人“过事颂扬”,“不求实际,专事揄扬,于人品学术,颇有关系,此风断不可长”,把他从原来的一等一名改为一等末名。

“女汉子”慈禧,在应对舆论危机方面也很有一手。同治死后,慈禧为了保持太后地位,坚持为咸丰立嗣,以同治的同事年方4岁的载湉为帝。当时,就有朝臣认为应该根据父子相继的“祖制”,为同治

## ■影像空间

## 意识·情感·纳米上帝

文·许乐

在今年上映的好莱坞新片里面,有一部我非常喜爱的科幻片在电影院里匆匆而过,这部电影是由“万人迷”约翰尼·德普主演的《超验骇客》。影片制作规模中等,但却立意深远意味十足。这部影片可以衍生出几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。

## 意识是什么?

意识的本质是什么?或者说,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?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
从还原论的角度看,人的大脑是由大约130亿个神经元组成,每个神经元的结构都相当简单,但是当这些神经元的数量达到130亿时,“意识”这东西便神奇地诞生了。很多时候,科学的盲区恰是科幻的乐园。克拉克的短篇经典《寻找弗兰肯斯坦请拨F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表象级别的原理,幻想着当地球上的电话数目有一天也达到130亿之多时,一个覆盖整个地球的超级大脑便诞生了。而刘慈欣的《中国2185》的想象原理是对人的大脑进行分子尺度上的三维扫描,然后把把这些扫描数据上传电脑,从而让这个人的意识在电脑里“复活”。

大脑上传网络之后会怎样?在《中国2185》和弗兰·文奇的《真名实姓》里都详细的描写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场面:所有的摄像头都成了这个超级大脑的眼睛,所有的音响都成了这个超级大脑的嘴,所有的麦克风都成了这个超级大脑的耳朵……

《超验骇客》的立意和前面说的这几篇科幻小说差不多。约翰尼·德普饰演的科学家在死亡之前,妻子把他的大脑复制进了电脑,并且连接到了网络。

## 情感是什么?

假如你爱的人躯体没有了,只有意识被上传到了电脑里,你还会继续爱他吗?这是《超验骇客》里

其中一条主线。很多涉及人工智能的科幻电影,讲来讲去其实不是在讲人的意识到底是什么,而是在讲我们人类的情感世界。试想一下,假如有个东西样子和人一样,而且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,会思考,并且表现出了和人一模一样的情感特征,你会爱这个东西吗?如果你立刻回答说不会的话,那么再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:假如你已经爱上了一个人,结果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机器人,你还会继续爱她吗?这问题有点让人纠结了吧。

去年有一部叫《Her》的科幻片可以说把人的情感细腻化到了一个新境界。假如有一台电脑已经智能到了像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的“解语花”的程度,你会爱上这台电脑吗?《超验骇客》讲的是丈夫变成一台电脑后,妻子对丈夫的情感变得一天比一天怪异;影片《Her》则正好相反,讲的是一个老宅男如何一点一点爱上了他的电脑。这两部电影都让人反思所谓情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?实际上类似的敏感话题还有很多,不光是人变成电脑或者电脑变成人,比如克隆人、堕胎这类的话题,其实都是在人的何以为人这一边界问题上来回擦边。就科幻的意义而言,借此思考人的本质是探讨这类问题的主要目的,刺激和撩拨观众或读者的神经只是副产品而已。

## 纳米上帝

上传网络后的大脑面临的重大问题其实是,无法脱离网络而存在。所以在《中国2185》的结尾,人们可以通过断电这一最原始的方式战胜它(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)。《超验骇客》的结尾其实有三个不同层面的信息,但在影片里交待得都比较含糊。其一是政府通过雇佣恐怖分子来断电,从而把超级大脑釜底抽薪式地消灭掉;其二是通过她妻子把病毒上传,从而把超级大脑以毒攻毒地消灭掉;其三是超



大脑上传网络之后会怎样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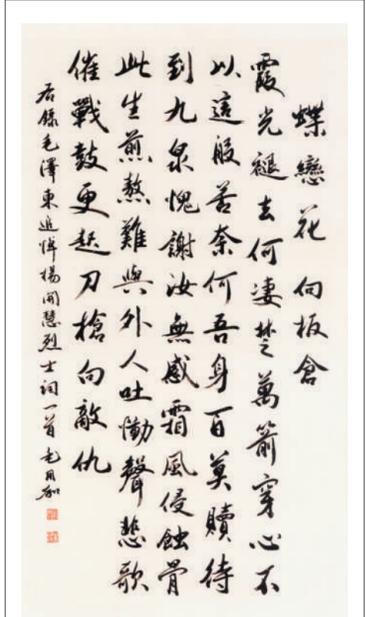
级大脑已经通过把周围环境纳米化的方法,实现了脱离网络在真实世界存在的最大突破。种种迹象表明,第三种的可能性最大。尽管他的妻子背叛了他,然而他还是选择了把他妻子的意识上传,两个人的意识漂浮在地球上空,一起畅游世界,一起净化地球,让湖水变清澈,让雾霾消失,让森林茂盛……

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美妙结尾为什么不说得再透彻一点?可能是导演觉得不说透为好。想想看,在地球上有一对上帝般的夫妻存在,会对大众心理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影响?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想象。另一方面,一个完全被技术控制的地球会怎样?也很难想象。控制论虽然上世纪末已经开始受到批判,但至今还是有破无立。如果说环境污染是控制论的失败,那治理污染用的不还是控制论的办法吗?

所以《超验骇客》的结尾是最愿意接受的一个思考的终点——那对可爱可敬的科学家夫妻在肉体死亡之后,意识在一个纳米化的地球世界获得了永生,他们用纳米技术不断修复地球上的各种创伤,世界从此因他们而美丽……

的茉莉呢?不过她不是蓝色茉莉,而是一朵红色茉莉。因为她所讲述的生活显然是重压下的生活,但她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梦幻破灭后的失落与彷徨,甚至她讲述的时候连一丝不甘心的怨气都没有,她整个人充满了力量和斗志。也许正是这样的讲述让她在语言中重新构造了一个生活,一个不同于现实中打败她的生活。她在不断地自言自语中,用语言的重复验证生活的希望,这是她不允许自己被生活打败的自我救赎。

街上人流如织,大概大多数人都如我对她一样,时时藏着怀疑和防备的武器。她独自的言语,不得不成为她唯一的救赎。路过一家酒店时,玻璃窗上映照出她的影子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身上的这条素花裙子,花式的古典与款式的时尚相衬,好像真有几分好看。



## ■艺苑

## 毛用和书法展在京举办

毛用和书法展9月12日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开幕,将为期三天。毛用和是中国书协会员,1932年生于湖南,擅行书、楷书,书风刚柔并济,先后数百次参加国内外书画展,多次荣获各种奖项。因为本次展览所展作品之一,内容为毛泽东词《蝶恋花·向板仓》。

## ■流年记忆

## 公交车上的女人

文·弱水

“你的素花裙子真好看,是今年流行的款式。”这是她向我说的第一句话。她坐在过道另一侧的位置上。短发,淡妆,职业套裙,应该是个职场女人。我扭过头看着她:“呵,是吗?谢谢!”

“这花色,这样式,这袖子,都漂亮!我搞商业很多年了,一眼就能挑出好看的衣服。”

“哦,是你自己经营的?”

“不,给别人打工。不过孩子都是我自己带的。我孩子都15岁了。我妈也帮我。我老公不要我了,

我要回房子。我今天就是去和他办理这个事。”

我见她唠叨着,上下打量她。她没有穿长丝袜,露在短裙子外的大腿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,一直延伸到小腿肚子上,看起来有点瘘人。我忽然有点紧张,不知道她和我搭讪的用意,一时间想到了很多骗人的把戏,于是扭转头,任她在一旁自言自语。

很快到终点站了。我站起来,又多了个心眼,让她往前走。她走在我前面,依然不断回头,向我讲述她的故事,而我已然无心再听。一下车,

就有两个巡逻的武警从身边走过,我一下觉得安全了。回头想和她打个招呼,却只剩了一个丰满有力的背影朝马路对面走去。我有点内疚,还有点自责,究竟是什么让我凭空怀疑和防备她,而不能好好倾听她呢。

走在路上,我想起电影《蓝色茉莉》,一个虚弱的执迷于上流社会的女人,遭到她信奉的上流生活打击之后,濒临崩溃,变成一个在路边自言自语的神经质的女人。我刚刚遇到的女人,是不是一个现实中



图为2014年新版的《吴宓与陈寅恪》书封